

易水志

卷五

直隸易州志卷之十六

藝文

名儒抽思輒動風雷韻士揮毫無非錦繡此固可
與日月同其曜河嶽爭其奇者或紀俊哲之遺行
呼馬揖班或狀都邑之雄觀並張齊左或宴入春
夜筵前筆盡生花或路過陳留壁上碑驚幼婦蓋
才不限于地天未喪夫文也審矣茲者運郢匠之
斤茂靈椿而不剪歌易水之調麗葩經以難刪

文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一

黃金臺賦

楊維楨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
黯雲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
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掾載椽兮厥土燥剛上干瀕
洞兮下鎮鴻龐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
改觀兮聳具瞻乎曰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
聘士之皇皇嗟甘棠之子孫兮胡崎嶇於蠻貊鍾
噲之之遺禍兮受強齊之控扼嗜若虓虎兮威若
雷霆蹇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

疾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兮庶國恥
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於
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媒其奮趾劇不召而
自至今鄒聞風而亦起毅委質以駿奔兮爭來輕
於千里蓋一誠之感激兮固非黃金之所餌也寶
鼎九廟兮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
旅於臨淄兮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
鼎返於磨室洒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
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之臺以侈亡雲夢蕩乎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

游盤兮姑蘇鳩乎內荒戲馬鄙於刑印兮銅雀泣
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神明與柏梁編以金
玉兮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兮錯落元圃國土一空
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
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
望碣石兮山峩峩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
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磋高臺之風
兮不可磨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張式

燕昭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
體未違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以示懼中
慷慨而不平欲羅天下之彥總海內之英爰築臺
於國以尊隗爲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
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謂求覽之不顯苟白駒之可
繫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爲已則已奢設以爲人
則爲善岌然既就赫矣斯存象徘徊於前殿色晃
朗於朝暎人所貴惟金我以爲土時以士爲賤我
以爲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創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於鄴都陽臺起於荆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
盡飾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泊夫遺情總
帳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
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
者烏將棲於茂樹魚自躍以深淵臣亦効誠於大
國人誰遠仕於弱燕所謂興亡必繫於賢哲勝負
寧由於衆寡庶斯焉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
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
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爲強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

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之自異乎哉歷萬 而
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無郭隗之才後之
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微必禮
之而後爲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
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以道意惜臺平而事非

市駿骨賦

韋執誼

代有良驥勤求可致上心好也固有開而必先朽
骨沽諸蓋不期而自至於是搜延厩發屠肆出千
金而易之獲一骼而無棄不賈其用雖增飾而無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

成將慮其先使雄名而不墜昔之服纓玉飾鞅幃
追長風而噴沫先急景而揚鑣豈知𩇑駿足於千
里摧壯心於一朝權含月而共落蹄帶雪而俱銷
當其死而不顧豈其生而可招是以服其無 守
而無失外揚嘉善之名內作旁求之術伊希代之
異產固入用而無必處南中之穴莫測從來遊北
士之泉殆將安出聿求旣彰類聚其方人獻 驥
天降此祥滅虞之役不興取諸外厩代燕之師不
舉貢自遐荒蓋將翕必張期於至止俾善始而令

終寧賤目而貴耳假其力既重之於生思其勞曷
輕之於死物以德易道由人弘當不遇其知乃負
車而伏櫪苟應乎其感必蚪躍而龍騰故八駿咸
臻萬邦爲楷物非其產將命逾遠而來骨在於斯
何惜發幣而買亦猶賢士所趨知機彙征田忌收
老以成仁卒強齊國燕昭市骨而種德乃獲樂生
覩求賢之未暢悟得駿之悲輕儻長鳴之見識庶
吾道之將行

琅山賦

趙秉文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

在易州境俗謂之郎君山峰巒秀拔頗似少華尾
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瑯山播形帝勅六丁
移來玉京六鼇負背三山蓬瀛萃兮直上劍拔崢
嶸表兮獨立霜秋氣橫骨非肉附勢敵天劼呀然
而門繚然而城其門伊何竅鑿巨靈隔山見山蒼
碧紛青素月夕起白雲晝扃其下雷峽隱隱屹屹
石崖嵌空龍門天成熟劓孰鑿不騫不騰飛泉中
來華擘河傾或迤而流或迴而泓下赴兩洪砮轟
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蘊蘊隆隆洞潭窈冥石

席可據窪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
繚以重崕疊嶂環抱中心砥平峩峩而仙巖巖而
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態
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寧九原骨醉千
日豈醒瘦武盡隱老任墨卿一朝擲筆萬里騎鯨
崆峒九華天台四明迥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奧
區燕南福庭可杖可履或仕或耕信步陟降朝昏
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巖泉夜落松風晚清游
心太元何處何營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

橫翠樓賦

劉 因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
峰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
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
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鷄水也水之上又多樓
亭臺榭之美而宏麗傑出俯瞰閭閻騁懷游目足
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
長袖解劍指廩醞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
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

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
而空致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
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
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峩巖窠刻削峰巒混涵天
地 吸萬壑蘄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
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消巖崑霽霽
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喜而翫之者朝來之爽
氣也霜露旣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鷺飛微
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望遠也日上壁而乘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

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
晚對也朝暉夕陰烟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
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臺
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
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
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
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丐人之
殘炙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后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

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
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鷄距之清流
倚太行之宕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
日冥冥林巒失色巖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汨然如
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
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俛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
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
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
雄風使人遄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崙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八

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
傲橫空之素靄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峰之翠黛窮
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
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瑰奇豁中襟之蒂芥其亦有
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
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巖扃收霧幃列雲屏
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
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
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

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沓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九

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卽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吾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

弔樂毅

元 楊維禎

吾觀戰國之相雄兮曷有庶幾乎王者之師惟夫子之出其時兮而不軌于衆馳當其合秦趙於濟西兮拓文篁以薊植下連城之破竹兮曾何有于莒墨在兵法有脫兔兮胡三年之及距豈其力之不能兮抑要功於弗舉昔穆子之在鼓兮城可獲而弗爲必食竭而力盡兮然後取戴鞮以歸觀夫子之持重兮方戒令於鈔掠日封墓以表閭兮有孟津之遺略新王不以閭八兮豈成名于小慧托

微罪以去國兮遂免身于上計後吾不可以逆慮
兮紛成敗而智愚去千秋而尚友兮曰有人乎草
廬誓之死以鞠躬兮傷日中而濛汜援夫今以徵
昔兮增長悲于不已

弔荆軻文

元 劉 因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
上登高四望慷慨懷古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
漸離之歌乎荆軻太子瀝泣共訣就征車而不顧
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一

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
秦王滅燕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
呼軻乎買奇蹤于千載希生劫于一時雖劍術之
非疎實愧烏頭之旣白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稷
文祚絕兮天驕疆嬴六王猖狂兮繫首咸京席卷
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不死兮膏鑊鋸之
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
哉此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慚一時之豢養兮遺
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

尺八之七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
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
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
羅未遊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
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嗾獨驕搏於菟
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
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
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霍恩論贊

明
李夢陽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二

道莫大於忠忠莫大於節節莫貴于義義莫外于
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
矣夫以身殉國忠也至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
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
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
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帥死戰陳邑雖小
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
起兵拒寇身固帥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
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

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于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于是覷面于平時而甘心于患難虎視簸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昔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上蔡無慚四公矣然其婦亦死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 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爲秋霜皎爲日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三

星生爲俊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有覷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曰爲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視如螻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刀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爲虹奔雷爲音怒爲之飈憤爲之霧上帝是訶羣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

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羜威儀儼嚴景
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旗大纛戶風泠泠若色若笑
殲妖戡厲我民攸保

弔霍恩劉氏

周宣

重離撫運兮皇路清夷何物草竊兮胎此禍基叫
囂隳突兮紛猖披齊民寡祐兮骨肉爲糜遙遙蔡
邑兮當衝岐維時霍侯兮氣填臆謂身可死兮城
不可以隳手麾披卒兮登陴技窮援寡兮莫支大
呼罵賊兮死不怙下從巡遠兮相對而歔歔維侯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四

之配兮誰家姬堪曾就死兮甘如飴夫忠婦節兮
偉且奇驛書上聞兮帝傷悲裂麻爲勅兮光陸離
嗟嗟霍侯兮今何之飲沆瀣兮茹雲芝騫玄鶴兮
駕文螭出入天閭兮容委蛇下與斯世兮開祥禧
荆之陽兮易之湄有傑其構兮侯之祠窮雲黯淡
兮白日曠哀風震撞兮沙石飛蘋蘩尸祀兮無終
期侯其來歸兮惠我人之思

奠霍恩夫婦

謝九儀

爲臣死忠爲婦死節二覓同盟一時俱烈萬古綱

常日月載揭兩間正氣金石弗滅崇宮有儼秩祀
無缺君子之暉貞女之潔愍我不穀玄瞻伊赫肆
酌以將繫言來格

候臺記

唐
梁 裕

昔武王應天順人奄有周室召公受命作伯宅奠
方物建宗廟立城市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
物則侯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畚揭執用
林聚約之閣閣荷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
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鬱於崇山舜典之命日者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五

以占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凶耗天瘥之
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後破齊抗趙候雲在朝
二至二分之占五行五紀之數雖少歿振未大滅
裂秦有華夏則眩褻之儀掃地都盡廊廡旅乎荆
棘階阼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岳牧遂
建新臺旣無占候之事洪爲宴樂之所山節藻稅
禮不僭於大夫而刻桶丹楹誠終慙於左氏博采
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
晉容太原郡人監門將軍之孫御史爭長廣度共

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從雲
游心入冰雪克紹坐棠之化去三年而政教已成
雖一日而牆宇必輯以爲先王議事禮不忘本君
子懷德昔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
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
熙如入春臺之奧天地始禪六度之門寂滅矣施
之於國則治證之於人則壽况乎道者必嚴之子
吸風冒雨內壁圖球偶宴坐焉以爲孝者德之本
歟貞者事之幹焉乾四德至天則風以時至室有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六

主也之妻生芝草於大隋之間是詩云泛泛栢舟
在中河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爲乎列士之節警
貞女孝子之心豈徒壓千尺之垣墉架九鳥之峻
崦軒榭窈窕松柳蔭映幽空則虹射日夫如是則
登之不假增扇北風其瞻視之不待褰帷太山如
礪豈比夫遊荆臺遂爲劉公從政以賢方協海沂
之詠司馬清河張公瓚厲祿以德爰光方外之遊
咸秉濟代之材以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不績裕
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半於任棠築臺

置金禮何多有愧於家書勒於碑版庶慚於臺記
時建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
學亭天之力竝勒銘於後以克永代

按此記殘
缺頗多

竇諫議陰德碑記

宋 范仲淹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
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年三十
無子夜夢亡祖父齊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
又壽不永禹鈞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
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七

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逃禹鈞
見女券甚哀憐之卽焚券留女囑其妻善待之及
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嘗因元夕往延壽寺
忽于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旦詣
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喪不能葬者
葬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嫁之凡二十八
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則擇其子弟可
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給由公而活
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

于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子卷禮文 之儒
師席遠方寒士有志于學者聽其 至凡四方之
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公夢亡祖父
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
且年壽短促今數年以來名掛天曹特延三紀之
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脩陰德享年八十二歲洙
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于朝後之
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萃秀樓記

元 史賓初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八

夫不有所廢則焉有所興若廢而不興則天地之
間奇絕雄勝之地皆化爲野燐蔓草狐兔之區又
安有風樓月榭登臨之所哉此廢興成毀所以循
環不已也然有以興且成者非獨出於人力抑亦
有數存焉易州萃秀樓者在城西北隅古臺之上
乃周武王占候之所而燕昭王所謂聚樂臺者也
按唐梁裕候臺記曰旣無占候之事供爲宴樂之
所又有山榑藻梲軒榭窈窕之語則是盛有樓廡
也歷五代遼宋金爲節度爲刺史者相繼修營之

又按丙戌歲隗辨萃秀樓記曰元帥張公 改郡
爲燕寧府命長史盧公應修之因榜東曰增明南
曰觀月西曰曉翠北曰卧遊中曰萃秀以實古五
華之名延祐二年知州曹英等同郡人中奉大夫
宣慰使都元帥何公德嚴隨其所壞皆嘗補葺之
至元復元之五年而所謂五華臺者瓦風壁雨已
不堪其棟橈之憂暇日宣慰使弟朝列大夫和州
知州何德謙與達魯花赤脫因知州郝宥原夫同
知王君讓仲謙節判李如璋君昂燕於此樓顧盼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十九

河山風景物象猶圖畫也徘徊不忍下因稱觴囑
諸公曰河山如故昔人安在斯樓也亦昔人所觀
眺如吾之今日也焉忍坐視其廢負此河山之勝
乎遂贊之曰盍新之衆皆允其請或獻疑曰符檄
紛紜日不暇給奚暇於樓乎同知王公慨然曰事
難於慮始人習於惡勞泥道傍築舍之惑安聚廬
託處之陋吾不與也僉曰敢煩公董其事王公應
曰諾於是協謀共力料才計功運石伐木斲廢井
作新厨棟楹梁桶百廢皆興經始于季春之初畢

功於仲夏之末如竹苞松茂如鳥革翬飛雲牕月
戶霧楹霞欄屏以燕山之翠色帶以易水之洪波
自上觀之則全燕之勝盡在目前自遠而下者望
之則仰樓閣於空中也邑人咸喜曰今此不修將
摧於瓦礫安能見此突兀者工旣訖功諸公咸集
置酒張樂以落之予忝州教獲廁末席諸公舉酒
謂予曰樓已畢修其記非子不可予復之曰凡人
之所爲者莫不有廢樓臺是也惟天之所爲者然
後無廢河山是也然人心卽天意也今此樓也煥

然一新屹與河山相並乃天意之所屬與夫人事
之合而又繫乎興成之數也刻記於石則諸公之
名若爵有聞於後予亦得與名於下才雖荒淺又
何敢辭驩然曰善於是乎書至正二年癸未六月
己未吉日立石

易州棠陰書院記

明

孔天胤

棠陰書院祀召公也昔商紂失道文王爲西伯行
仁義召公奭以同姓循行南國宣布文王德政兆
民和悅時或芟舍棠樹下南人思之爲賦甘棠故

曰甘棠美召伯也武王滅紂封召伯北燕易水長城蓋其地云後世社稷血食歷八九百歲仁烈遠矣初易州人有祠祀之後并其祠爲官舍城中古蹟所存惟宋元間佛寺而已乙未春上蔡蘆崗張公惟恕以御史氏行兵備副使下車問俗謂召公聖人封墟宛然廟貌則隳後世何觀焉佛氏何爲而其寺崇且久甚斯緣俗累矣時興慶寺僧適以淫敗公廉狀悉數其姦併連佛像而揮之放其徒歸之農取幼慧者置社學中得正殿五間稍加損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一

益以奉召公諸房悉爲號舍羅郡彥弦誦其中公暇日親爲講授極際風雅宏究典墳而先王之義上哲之風燦然復明周禮其有興乎扁其門爲棠陰書院言召公之流風遺思於今爲烈也保定通判王君九成知州李君綸實經理其事判官衛綸以敦匠藝而同知吳德州判鄭文祿吏目王紀與有力焉孔子曰周之德至矣以余觀於詩書所稱述若周召何加焉而存廟式閭後世或且寡稀荆軻高漸離未取於聖人遺墟故居至今繫人物色

奚啻浮圖氏之宮哉撥邪道反之正敦古以樹風
振世以敷教若張公可謂有志三代之英者矣迺
紀事於石以告來

北嶽廟記

祠宇在易者十有四惟北嶽祠在郡西北八里許
岡巒環抱清 縈紆誠山川之勝也祠特據其最
勝處圖志載北嶽恒山卽曲陽縣是已以崆峒山
爲儲副宋大中祥符間封帝號元至正祠始構祠
之由舊刻雖存其說不經未足深據故歐陽歸田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二

錄云世俗傳譌惟祠廟爲甚歷歲滋久中間興廢
皆無可攷自成化以來江右萬公郴陽曾公輩俱
以起部名卿相繼領厥事至易雖嘗加繕理僅取
苟完迄今勢將弗支卒無以任起廢之責者迨安
福彭公將有興復之議未幾以遷擢去其事竟阻
弘治乙卯冬欽差鎮守紫荆關太監羅公暇日過
易謁祠禮成而退瞻顧徘徊太息曰祠宇隳廢神
靈弗妥况今聖朝詔布天下屢以方嶽丘陵羣祀
爲事吾安敢坐視其廢遂慨然以爲已責捐貲若

干爲倡時眞定同知謝文著等皆悉力以相焉富民鉅賈願輸財佐費者亦弗拒木植瓦石黝堊丹漆之需次第畢集爰揆日以庀事簡慕義者任規畫之勞董役則某某也刻期視成若正殿寢殿團傾殿太尉殿及兩廡三間皆撤而新之龍王殿大中門并翼舍曲房皆鼎新創構屋以間計者凡五十有奇繪壁輝煌塑像儼雅峻其階陞崇其垣墉巍焉煥焉碩壯完美仍市民間地自祠南迤西計十有二畝斂所入以供歲費昔所有者復完其未

有者今亦畢備肇役於丙辰春三月凡三閱寒暑功以訖告郡大夫戴君敏不欲沒公善願假余言篆諸牲碑以圖不朽竊惟名山大川往往儲精孕靈出雲興雨以妥祥隲祉于民而北嶽祠自元暨今不啻二百餘載靈異迭見歲時水旱疾疫祈禱禳禴數降奇應蓋山川之秀有所憑依者也然祠宇之興固在乎山川之勝而山川之所以勝者未始不由乎人苟非其人則寰宇間奇絕雄勝之地將爲野燐蔓草狐兔之區矣今易畿甸奧壤而祠

又據易之勝處羅公一旦興隳起廢煥然一新見者改觀聞者讚嘆豈非以其人哉夫地之勝亘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俾後來者嘗得其人則祠宇之新與山川相爲悠久矣公諱能陝西邠州人爲人尚義樂善凡法宮梵刹宜葺治者悉爲之祠特其一也余方奉命來易目睹斯事頗知興復之詳因不辭而紀之其佐是役者之名氏碑陰存焉

鐵像碑頌

并序在州土地祠內

唐王端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四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以像設人何以依大小之功蓋存乎顧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羗而不可乎彌度則我前太守盧君之所立盧君諱暉字子晃自尚書而保釐我郡張皇軍容簡而明慧而肅害必革利必興爰從軍爰置邑朐闐闐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悅戈甲以理奪虜氣於塞外童耄以樂被甿謠於城中然猶躬行屬縣求人之瘼相彼村閭古多精舍往往陁陁而法鼓存焉或播或柞或鬱或震莫睹筍簾之狀寧聞宮徵之音君曰咨時

則有若黃耆鮐背之老數百里隨車而請曰惟是衆多之金委於草莽不敢散爲凡器以速戾實願合爲眞容以祈福君曰善且俾五臺沙門大端慮事樂施之力一惟百精誠之心百惟一炭嶺

谷呀人雲屯橐雷動黃白之氣竭青氣生焉於是化天下之至剛爲天下之至柔以至柔入無間亦既成像復歸於剛衆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蓋莫知其衆寡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多徒嘆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五

心之歸於君君慧之及於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間一歲使臣以君政尤異聞於帝帝用嘉之錫以束帛有由然也伊追琢之功未旣而惠盧君遷於瀛田君至自靈誕敷至化纘戎前功爛朗景彰飾道盡矣戊寅易人思召父美杜母嘉願力謀不朽是用托頌於端端文館之史也敢不祇若頌曰崇崇晬容法之尊兮優優庶政直而溫兮如茨如陵不騫不崩福永存兮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午建登仕郎前行

易州錄事蘇靈芝書

重修易州學宮碑記

明丘濬

古昔帝王立教以成治不惟有學且有廟記不云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人立學其制如此又不云乎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又曰皮弁登萊示敬道也其學有碑又如此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用禮樂以教士亦昭昭之際而必致敬於冥冥之中非獨以報始教者之功德實所以定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六

入學者之心志也三代之制尚矣自漢以來郡國之學或立或否或有學無廟或徒有夫子廟而無學宋慶曆以後始詔郡縣俱立學學必與廟俱我皇明建國之二年卽詔天下開設學校是時易州爲邊鄙遠地凡事俱草創不能一一如度肆我文皇竝建兩京易在近甸中天光旁燭德澤近霑聲教風化達捷而染深土氣益振以變乃成化壬寅夏汝寧羅山羅綺憲章以鄉貢進士由舍選授平陽府判尋制於憂復授太原以薦陞知易州事本

儒雅以飾吏政毅然以作新學校爲治郡第一事
顧此州學宮堂宇傾圯廟貌庳陋與夫教養所需
祭奠所用多有廢缺乃謀諸同知林治判官張俊
許英吏目張俊暨師生耆老人等爲之經營規畫
凡廟所有者若殿廡若像設之類咸因其舊而新
之其所未備者範銅爲籩豆簠簋之屬百八十事
尊壘爵琖之屬三十二事凡學所有者若講堂若
齋舍之屬或因其廢而增之其所未備者重脩學
宮廡宇若干間增脩諸生齋廬若干間傾者以植

缺者以補漫漶者以鮮明材良質堅工善物備以
爲經久之計舉合制度修如格式前此所未有也
起工於成化丙午夏四月告成於弘治戊申春三
月時主州教事學正蘇韶訓導張瑄宋律謂茲役
關繫爲大不可無紀述邀予門生李頤同郡庠生
侯奎劉述奉書幣徵記於予大矣哉禮樂之道其
爲教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粵自有虞之世契作
司徒教以人倫後夔典樂以教胄子則固以是爲
教矣孔子爲萬世儒教之宗其示學者以終身爲

學之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則亦不外此以爲教焉及其適衛答靈公問陳以俎豆之事過武城而喜子游弦歌之化則爲政者亦必從事于斯可知已雖然豈但當時教者以是爲教哉而一時學者亦莫不以是爲學焉周兼四代之學春而誦夏而弦秋而學禮冬而讀書皆必釋奠於先師凡有釋奠之舉必有合樂之事與夫上丁習舞釋菜仲丁入學習樂凡夫一日之內自昕至晡一年之問自春徂冬無須臾而不置其身於几筵俎豆之

間屬其耳於詠歌節奏之內游其心於爨倫道義之中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由是以成學成而論定出而列朝著則爲吉士洩郡邑則爲良吏處庠序則爲明師進而位於廟堂則爲賢宰輔莫不皆以其平口所學於學校者以治以教使凡天下之人教者本此禮樂以爲教治者本此禮樂以爲治治而施教而又推此禮樂以教其後之人後之人又迭推以教其後之人俾承傳禪續於無窮古之帝王無非立教以成治也其本末功效蓋

如此後世則不然矣天啓皇明大復古制列聖相傳本三代之禮樂以爲教易在光天化日之下禮樂之化接之近而得之先而又有賢守如羅君者承其流而宣之修泮宮以育賢才崇聖道爲列郡倡其志可嘉其績可書也用是爲之記俾刻於麗牲之碑

重修學宮碑記

明 李東陽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修建焉蓋自下車以來觀于學之西南隅有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二十九

道觀屹然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蓋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爲已任檄諸有司嚴飭學舍工部侍郎陳君琬以奉使至亦贊成之侯意乃益決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贏財而不足於是州之老長偕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肇工於庚申春三月聚粟於學召糴民數百輩食而傭之趨者接踵旣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侯應答之暇不忘茲役迨秋九月

而成其爲制則遷舊廟於學堂之左爲楹數倍高
廣稱之東西廡爲間三十六戟門之爲門三外爲
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爲櫺星門若堂若齋及講室
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爲新宏敞壯麗恒制所不
及約其費若不貲而綜理規畫各中其會故不勞
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近而習
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會習又有時
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易州在古爲慷慨悲歌
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

於契丹宋雖暫復而遼在邊徼旋亦失之訖乎勝
國被髮左衽之習亦旣極矣我國家用夏變夷而
茲地實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
世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縫衿佩之
士誦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
可徵也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勵以成其
習者必資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爲本而
誘掖導示之方禁治防遏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
地以施之則亦無所用其力也是舉也獨非良有

司施教變習之地哉士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脩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爲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爲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爲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子於茲役蓋嘉有司之賢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州學正孫造等謂茲役不可以無紀遣諸生楊龍趙春上京師介州人彰德同知劉君緒宗及武學生葉蕃請予記劉與葉皆予婣家而戴又吾同年都憲廷珍公之族也於是乎書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三十一

重修學宮碑記

明

陳以鮑

易之有學舊矣余讀丘文莊李文直二先生文於弘治間蓋嘗修廟學云而爲吏者踐襲往構謾不省顧以故學日就圯幾爲茂草荒烟之鞠凡數十年壬戌秋會大中丞李公以鎮邊至無何詣學廼顧瞻嗟咨曰是惡可已也卽與若屬謀所以營葺之顧是時歲用僅僅足支邊事費頗不具公廼隨事節縮卽身所給奉者皆一切汰去遂得貲若干金不足憲副嚴君清以若干金相之不足鄉之士

大夫與耆庶好義者共以若干金相之於是鳩工
庀材諏日從事命同知李宋等董之其所構建若
殿堂齋廡敬一亭戟門櫺星門儀門左右角門皆
仍故址而更新者也若尊經閣聖域賢關兩坊皆
斥地而創建者也經始於壬戌年八月落成於癸
亥年六月而來學者皆躍然喜相率講誦游息於
中蓋斌斌有鄒魯之風也而李公乃委記於予予
惟三代之學其教法詳矣而其大要不過使人率
其道之當然充其德之所固有而已是以其教洽

於人心而耳濡目染久之道德一而風俗同自有
以培植一代之元氣故周始后稷夏商終於杞宋
享國幾數千餘年而餘澤之流尚足以繫天人之
心卽不幸有王心霸氣者當其時猶凜凜以義示
天下而未敢遽乘其運嗚呼教化之功遠矣周而
後有秦上下不知屈已以學安知有所謂道德也
而又惡夫窮經者迺燒詩書盡掃天下之庠序自
以爲維萬世之安然天下卒淪于昏墊未滿二世
竟滅亡斯非其失教致然乎由此觀之世道之興

衰國祚之綿促皆係於學非細故也迺李公卒卒理戎事而猶不忘稽式古典修起學舍以教於易之士豈不超然有道知所先務者哉顧今之世其愚也固不知學而其所謂學者類皆抱墳策正文詞以博當世之名利而不復知反求於道德則今之所學者雖其自爲且未善也於世道可補甚可嘆也以今易之士多知學者及其時能感發興起相與原本道德以求盡乎人倫性命之實而徐以其力之餘因以學文則學之造士也既有以義其

心而自有以利其用其材之成則必有名臣節義之士傑然出其間以風動乎四方至其久也天下同俗教化大成有以培國家億萬年之元氣蓋自易學始也豈不盛哉假如循其舊習而不知反求於道德則斯學者使之安居而游於藝者也卒公之意豈斤斤於士之游藝焉而已者哉李公名遷江西新建人與余爲同年進士公修俎豆於川兵之時其雅意作人不啻過唐人而已余迺未能歌詠其美以激宇內竊不讓申之以道德之說蓋庶

幾易之學足以世道重而魯人泮宮之頌其將復作於今日也夫故書之而刻諸石以俟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王華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沿前代之制詔天下府州縣俱建城隍廟宇以棲神靈在府則封爲威靈公秩二品在州則封爲靈佑侯秩三品在縣則封爲顯佑伯秩四品其稱號均曰監察司民城隍仍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至洪武二年六月復詔定岳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而於前代所封官爵名號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三十四

皆革而正之此我朝聖祖卓冠百王獨得之見一洗千古因仍之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易爲州距京師二百餘里衆山環繞川流縈紆實毓秀鍾靈之地其城其隍神明所棲獨當靈秀所萃之區宜其靈應固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故州民事之虔若臣子之嚴君父其來非一日矣弘治四年三衢周侯由庚戌進士出知是州下車之初詢民所疾苦及輿情之所嚮慕僉曰吾州祀典所載曰惟城隍祈暘而暘祈雨而雨禍而禳福而禱疾病

疫癘焉而弭神皆應之如響顧祠宇歲久圯斂弗稱虔祀之意侯乃順民心所欲爰屬耆老丁謙張甫祥輩若干人而喻意焉謙等卽輸財傭工先築周垣以固其外州有三十八社社民之好事者亦爭先捐已所有以相厥事於是鳩工市材構正殿三間於其後殿之前翼以廊廡以爲棲神之所功將就緒而侯以政成徵拜部曹去矣未幾徽州戴侯由丙辰進士繼守是州其治亦以欲與聚惡勿施爲先務迺復創大門三間於其南以時啓閉創

從屋六間於左右以懸鐘鼓創道院於廟之右以棲羽流甬道臺基俱甃之以甃石殿宇廊廡咸文之於繪畫規制雄壯輪奐輝煌巍然一州之偉觀也創始於周侯而落成於戴侯役不程督而自速財不徵科而自集兩侯何以致此於易民哉蓋侯之愛民也切故民樂於從命民之祀神也誠故神妙於感孚經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丁謙張甫祥輩以創始善終之難咸願紀其成績以無忘兩侯之德於永久而以屬於

予予於兩侯俱有一日之雅遂不辭而爲之次序
其創述之顛末俾歸而刻諸石周侯名洪字大猷
戴侯名敏字遜之其先後守易俱著循良之稱駸
駸乎向用未艾大猷今日已爲刑部正郎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明 林烜章

蓋陳公之守易也祇謁城隍誓誥而後視事其興
革利弊鑿鑿乎可質於神明矣歲壬辰計最歸復
謂城隍祠且圯乃召父老榮遷等而告之曰不穀
承乏五襁於斯矣間歲若旱旱而禱輒雨村原滲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三十六

漉芑芑穰穰斗米三錢外闔不掩自郊關以達紫
荆夜柝沉聲厲鬼屏跡氓戍之徒兢兢奉三尺自
愛每歲終部使者讞獄其輸鬼薪城旦春論死者
易曾無幾焉下及狼豕蝗蝻之害旋起旋滅終不
至貽諸父老憂不穀力不及此實維神明之賜今
廟貌不新非所以報神貺而祈鴻休也其爲我慮
材鳩傭公遂捐俸付之而州之士民亦各輸緡錢
以佐厥役前後殿凡若干楹旁及東西諸廡而門
而枋而垣靡不撤朽葺頽燁然一舉而新之乃董

其事者則榮遷郝志鴻董學陳洲等也經始於仲春之望日落成於仲夏之朔日凡三閱月而事竣於是榮遷等索紀於炷章以紀其事且述舊記謂是廟古楊叢列隄堞崢嶸霄故其靈非他郡埒余惟明神與良牧共理民社者也陳公蒿目其民而噢咻之稱賢牧矣雖微甘棠召伯之世澤在焉神惟爲民造福捍災故得廟食茲土其神靈佑者修楊云乎哉果若彼說則周之建社也僅以栗召公之見思也僅以甘棠乎非然也夫禮樂鬼神之說王

學士華蓋詳哉其志之矣且若亦知公之所以修祠之故乎非獨崇祈報而薦煮蒿已也凡人之情懸之憲令猶然一意規避迨懼以禍福靈爽則靡然內畏而修省者蒸蒸日上斯廟之修也其堂巍如其像義如福田鬼獄猙獰獰於是州之修士良氓孝子貞夫過廟而趨心怦怦喜曰吾屬爲善於明固可以獲福于幽也亦有僂夫窮士隱德未耀望之斤斤自信曰吾卽不得已身享之猶可貽慶于子孫也其有陰懷恣睢犯科斲法之兇漏於

文網而懼懼於幽譴者頽泚面赤足將進而步爲
之却焉蓋陳公之神道設教也思深哉公名濂丙
戌進士爲閩之惠安人余嘆公之有功於神若民
也故忘其拙而記之又爲歌二章以享神辭曰燕
爲城兮易爲隍神受秩兮雲之傍曳文綬兮揮玉
塵奠高深兮幹陰陽祈禱兮錫羨掃玄枵兮射攬
搶福我民兮有稌有麥徼寵靈兮永以爲常神之
來兮栩栩文杏其稅兮瓊瑤其宇桂醕兮蘭漿鯨
簾兮鼉鼓賽且穰兮春以秋琴瑟絙兮將萬舞螭
車停兮歛若逝願言迴紆兮易之澣樹德兮殛奸
億千年兮血食斯土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三十八

重修易州學宮碑記

明

劉斯潔

易郡廟學爰自嘉靖壬戌一經修葺迄今三十年
往矣歲久傾圯宦吾土者相繼視爲末務及今郡
守陳公麟崧始一舉而新之兼置學穀百六十石
以贍貧生婚喪之需德甚厚也陳公在事嚴冰檠
之操具敏明之才實心任事於凡利所當興害所
當除如大戶順甲見年蠲夫徵納畫爲四季推收

限以三年請繁難協濟之銀定邊關糴穀之法義倉分置各鄉什物不煩里甲諸如此類未易枚舉一時之所經畫永貽千百里無窮之利近者改易州門聳形勢之端嚴營建漏澤溥恩仁之汪濊二役甫畢卽思廟學乃禮聖育賢之地尤爲地方重務不可一日緩者於是捐官俸出田租并合士民所輸銀米等項總計若干金鳩工庀材選委省祭楊應時史堯官老人郭汝武董其事若廟廡堂齋及啓聖名宦鄉賢之以祠名者櫺星儀戟之以門

名者聖域賢關之以坊名者并敬一亭尊經閣則皆撤其舊而新之東齋以下建三楹爲庾庫西齋以下建三楹爲庖湏儀門外建三楹爲宰牲所則皆向未有而益之若泮池則斥廣加深周以石欄締構精嚴規模閎鉅妥安聖靈之舉無以加此矣經始於三月十八日告成於七月十七日學正林君荆山訓導白君清溪李君榮齋孫君鶴亭爰徵言於予以爲記予爲陳公此舉豈徒窮高遠極壯麗侈一時觀美而已耶乃其造士作人之心殆借

是以寓鼓舞作興之機耳諸士亦宜思所以仰副
陳公勿徒以觀美之具目之可也國家建立學校
羣俊秀而游息弦誦於其中廩之復之巾袍以榮
之其意欲令諸士緣是親師友之益敦詩書之教
端操行善猷爲以備將來朝廷之用如但循襲帖
畢剽竊文字聰穎者慕利祿於青雲庸鄙者甘汨
沒於白首此豈國家建學教士之本意哉端操行
者其體也善猷爲者其用也諸士欲端操行善猷
爲則亦無俟遠求予謂卽近取陳公有餘師矣誠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

如是也異日國家錄用位無崇卑官無中外要皆
才德兼全之吉士卽有隱居不仕亦不失爲獨善
之君子均無負於今日鼎建廟學之盛舉已林君
學富行端迥出恒品白君輩亦各修謹自愛於是
役也共效贊襄遙觀美盛乃經理始事則州倅劉
君見吾實督之因并述其概以俟刻石

修城記

劉斯潔

易爲畿輔重地故有城第庠薄不稱歲久益多傾
圯先是當事者固亦抱閔遠之慮豈其以舉羸爲

解而輒後之顧州治逼紫荊秋風燧舉士皆登埤
偵虜有司者援枹立鼓下待鳴何暇議城事卽有
議及之者又恐虜騎颺舉薄城下一隅不飭衝突
可虞隆慶庚午以後北虜解辦稱外臣而東魯勢
曰單脆不敢深入我遂得以從容爲內顧計於是
大中丞孟公重巡按御史于公鯨始勅議城事而
兵備副使王公埏贊而決之相與條畫頗悉疏其
狀以聞報可乃括筦庫鍰金暨歲賦存留若干繕
糾工庀材事未集而于公以滿去孟公王公遞遷

去城如故也已而張公鹵代孟公開府劉公光國
代于公按行縣徐公學古代王公部署兵事念城
事孔亟相與條畫爲益詳語在張中丞疏中一日
徐公請于張公曰城以衛民民固難以慮始今若
未覩城之利而先竭其力民其謂我何唯茲戍卒
二萬衆名曰防秋乘魯馴伏枕戈而卧日糜軍興
費將焉用之頃聞士皆飽嬉有投石超距之勇賈
其餘力以竣茲役可使無勞民且城堅則守易士
皆有固心當樂爲之用矣張公曰善徐公則又請

以什伍之法經略其間畫城垣如信地某城地形若干則以叅將胡懋功統士卒若干人顓植之其城地形若干則以遊擊路登雲王治統士卒若干人顓植之某城地形若干則以都司曹師彬劉光先統士卒若干人顓植之遊擊霍貢又時時畫勸工省費之策于是埏者楸者灸者轉輸他物者悉籍其名屬管關通判楊君守介稽督之楊君時靈坐城垣中與士卒同甘苦不敢告勞曰惟取給錢穀而保定前太守賈公仁元今太守張公振先易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二

州知州李君文纘先後司錢穀出納明甚無弗得當于用者徐公益愉快勝任常常出行城士卒力稍不給進而詰問狀斤斤若詣幕府對簿無復敢廢事凡幾閱月而城工完不愆于素延袤可一千九百二丈許高而堞之可三丈五尺許各門焉如制樓觀翬飛戍廬臚列言言翼翼屹若金城之固云是役也始議金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兩有奇董董用金六千四百八十三兩有奇凡以有程無爛費有稱事無譎工不言而綜理之密可知

况大役適興市不易肆居者宴如安堵殊不知
城事此爲善之善者也余惟國家都燕北則居
南則紫荆二關最稱要害昔人譬諸背與吭蓋紫
荆其吭也易州去紫荆僅二舍我兵禦魯以守爲
戰微堅城何異啓重鍵納魯時幸無事復玩愒不
復抱閔遠之慮而急成城豈爲策哉藉令決策成
城而民以爲厲或財用詘乏無羨不者陽慕樽節
名罔裨實效尋築尋潰奚取紛更之爲孰與夫是
役也關社稷之至計財甚省而民不勞屹然金城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三

之固者乎斯潔故州人目所覩記甚親兼所聞于
父老子弟者又足徵也因具列其概于石以俟後
之城守者有味乎設險之義今大中丞辛公自修
陰公武卿直指敖公鯤大叅曹公子登樂觀厥成
及易州知州楊君現與聞告竣例得備書云

護城堤記

葛華

嘉靖辛丑春我東魯柘泉李公以部院交推領新
命來司兵憲事時朝廷方以疆場爲憂公旣至按
行城壁則見樓堞雖存而濠隍坦夷實不足以禦

外而安內欲卽加脩濬以歲饑弗果旣而魯寇充
斥邊徼告急公卽提兵出井陘口防禦飭將卒分
據諸要害晝夜程督歷數旬乃解芻犒軍實多所
經度補其虧缺酌其盈縮士馬無傷而民不告病
計燕晉之衝大郡數十旁連諸小邑不啻數倍悉
歸統轄地愈廣權愈重其事愈繁而責愈備矣明
年春時雨大降民用康和公乃復脩前議于是召
參佐及州之耆舊而告之曰國家分畫宇縣要于
別封圻慎防守蓋匪城則民孰與守匪池則城孰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四

與固城池圯湮廢政之大者廢政不修斯爲怠職
矣旣詢謀僉同諷筮協吉乃擇日鳩工仍命州判
趙君夢熊指揮朱希周董其事于是相地之高卑
而疏數其工隨勢之屈曲而順導其性民子來而
水湍至不再閱月而工亦訖功焉嗟乎仁人之用
心其利溥哉諗其事之當行也不疑于始而亦不
撓于終毅然必爲之中而有周物之思因其人情
物理之宜而成保邦之績非其識之卓而持之決
焉能裕如而不勞耶公始至遭時旱饑繼以訛言

朋興鄉無寧夕公憂形于色思爲安輯方略于是開倉賑給民賴以全活復移檄諸鄉多方慰諭俾各安其居母從匪燹卽有顯咎誅罰將及于是羣疑消釋衆志翕然隨以安定又以疫瘟時行特出命令醫廣儲藥餌以救濟之嗚呼公之舉指鬯達宜民如此世有厚自封殖務殘民以逞者其于爲人賢否高下相去何如也壕隍旣成活水環周金湯之固而重城之險也雖有外患汔可無虞庇覆吾民奚啻大厦帡幪然于是闔郡官屬師生耆宿

人等咸歌舞稱頌休德謀鑱石以紀其實噫斯石果不朽也則是公雖往而德愛常存如一日也然德之純駁政之污隆隨之卽有聞風興起者益留意于保境息民之大計則茲石之刻其爲世勸不旣深乎公名文芝字元徵別號柘泉世爲東平右族以明經擢癸未進士高第嘗爲內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又嘗左遷尚書民部員外郎迫于危險而不懼兩爲郡守所至輒有善政可稱述雖數取忤于時而心志淡定于職所當爲者力肩之不

稍瞻顧固素所蓄積然也于是乎書

劉餉司去思碑記

潘 芹

世之動侈爲能理錢穀者大都多心計精敏人也然遑遑摺之以入而巧爲方圓吝之於出而咎夫雀鼠此亦從來心計精敏者之大凡矣以故所至或亦時樹能聲而旣去則已焉糧儲劉公來理易鎮易二年天子嘉乃績屢以溫綸推赤城兵備去有日矣鎮人相率而樹石燕山中詣予言以志余曰奚志鎮人曰久矣吾鎮之苦預支也惟來惟旁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六

罔愛厥指桓桓糾糾贏餘其幾公至必以其期莫之或移是可志乎余曰若是是能實渙王居不以縣官度支與人作緣者也鎮人曰未也鎮弁往蓋嘗苦兌支云黠貳弱空不可究詰公至必以人覈罔敢冒牟誰思携兩彳亍 輟夙甘欺負優霑俱悅是可志乎余曰若是是能 膏不以憔悴容天 者也鎮人曰未也君知故事之有部拊乎折錙與銖腴人骨肌持之爲名歷贅獨虧公至是用疾首曰涓曰滴必以下迄是可志乎余曰

若是是能體小人腹惟恐弗厭澄君子慮惟恐有
點者也鎮人曰未也鎮固巖關也自野醜跳梁當
事者不無少岐視焉公念荷戈其能啄蠹且豕豨
突於外庚癸更宜愆于裏力爭司農視之若一以
石以緡各從其欲是可志乎余曰若是是能登念
王瓜俯隱瓊歌而於不見是圖者也鎮人曰未也
君未知招買之多冒也廢居居邑挾欺思售中蝸
旁侵水焦卮漏公至劃然一清比歲節省以兩與
石計者各萬餘是以狃狃者咸佗僚而檀檀者日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七

距踊也是可志乎余曰若是是能目天耳淵而遇
蠹悉割爲益無方者也鎮人曰未也不有委輸于
鎮者乎羸收稽故噤齟奚訢公至而敲兌必以其
人顧左盼右莫之敢阻織路喁喁式歌且舞是可
志乎余曰若是是能公私置胸而痛戒夷牙絕情
懷刷者也鎮人曰未也鎮之父老尚猶記及隆萬
初云鎮運以民罔費噪 易自京動嘆無如公
慨然思復古運日與當事等謀以請而卒得請也
鎮其從此永有蘇矣夫余曰若是乎余嘗見世之

驛傳其官者矣官其地幾肯爲其地生靈謀一日
官疇肯憶昔日利病事而公乃淵乎其思穆然其
計是不念恤無疆爲利甚溥者歟於是鎮人更僕
其他媿與夫軫恤客兵與己已之役與當事所拮
据者若干狀而余曰止余蓋有感於理錢穀者之
重需人也如公所督雖一鎮乎而令鎮之害馬悉
去目牛無全也可不爲難哉今人動曰才耳算子
縱橫呂鉅自矜者何限上焉者才之下焉者或厭
之矣劉士安利國而不病民故足述也當其爲有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八

司時到處民刻石以傳豈偶也哉然不知視公之
督易鎮糧儲一出入必思有濟者何也公豈徒
以心計精敏見才者也易人尸而祝之有以也夫
余不憚次其語而爲之志且欲以爲來哲勸焉公
名象瑤字君岫四川富順人

重修五里河橋碑記

隰崇岱

易城東偏五里許有河河舊有橋秋水時至百川
灌 渚崖之間軋盤涌裔齧橋橋壞人病厲
揭咨於途乃有苾菟某某慨然曰嗟哉茲橋當晉

代要路圯而不治爲行旅患非所以云濟度也合
掌誓佛募化修葺乃有柳泉趙君山南康君范邨
張君洎一切須菩提大迦葉苻心而施洪造功德
於是伐石程材撤舊而新之工起於崇禎八年之
某月告成於崇禎十三年之某月遂樹貞珉紀時
日而請不佞爲之記不佞聞夫太平之世關梁通
道路治若夫澤無陂障川不舟梁則亂亡之象單
襄公之所以嘆於陳爾我國家定鼎幽燕山西一
帶假道於此凡夫朝覲謳歌之所歸逞貢琛納賚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四十九

之所走集晝夜雜沓何啻數十萬輩而褰裳緣木
滅頂濡足甚非所以表矢直惠行旅也且佛氏所
謂波羅蜜多者有六而首之以檀夫檀者施也彼
夫一毛不拔於世無所濟於物無所利者卽矯語
孱提妄談般若其於波羅蜜多烏當焉今苾芻率
諸檀越一旦屹然成此永利詎非王政之所攸賴
而佛法之所兼資者耶不佞執筆記其事以告來
者並係以銘銘曰蕭蕭易水帶我

神都

晉代攸歸

曰吁

人實疾苦車覆蹄顛哀哉行旅乃執應器三君之
門三君好施性至匪敦爰出菽粟爰侍畚揭長虹
卧波百川就東陂阨既成王路載平車書四合麟
麟軒軒作記記庸嘉彼震旦敢告大千來登彼岸

題名記

戴 銑

地以州名古矣粵在虞周有長民之牧與佐牧之
侯伯皆周官也漢晉以後或州大于郡或州與郡
等罷置不常官稱亦異我朝酌爲定制府領州州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

領縣合總于省若京設官之額則視其地以爲寡
多意至深矣易州去京師僅二百餘里屹爲畿輔
其地甚重關廠之所環戍饟之所經四方工貨之
所輳集其政甚繁惟重且繁故天曹于易官屬尤
不輕選子弟敏遜之去爲此州四閱歲矣其始蓋
嘗重繁是懼旣而士大夫過者往往謂職無懈
人亦罕怨違心志旣孚百廢漸舉蓋其民之易理
然也一日敏使來曰州官未有題名礮石庭丁將
刻之爲記惟昔孔門論政上之愛人下之易使皆

必本于學道而無倦之戒尤爲諄復蓋以道者律身治人之本舍此不足以言政民之嚮化亦無其由然必持久弗渝乃克有濟顧世之爲吏者恒忽于斯切切焉利功是務始若可觀終而必僨孰與久于道者之爲多哉題名非古然使官斯寓斯者相繼觀之某材某庸某廉某貪必將惕然于中益知懲勸其助亦不爲少矧因是而力于道以囿斯民于大化哉凡周秦以來宦蹟稍著者具于州志職殊代隔茲不復列列其近者自國朝知州葉純而下若干人各載貫履餘空之以俟夫後之代茲者續登焉時弘治十五年夏也

續題名記

陳 濂

易故未有州官題名題自前守戴公敏而爲之記者則其伯氏給諫公銑也余讀州乘諸所注厝有功于易者雖代不乏人惟戴公烈焉且如題名故事用昭寅恭之雅興勸戒之資世異神同誠當官不可少者乃更百禩至戴公始創之用意勤矣奈何繼戴公者多湮闕不書卽書多不次使今之觀

昔有掛漏之嘆哉余不肖代匱者五載勉輯四民
力舉百廢則戴公我師也辛卯仲冬予將入計懼
是舉之竟泯也乃于校乘之暇凡吏茲土者覈其
姓氏貫履次其紀代間補所湮闕礱石堂右而續
登之虛其餘以俟繼者仍舊制耳後先並列以考
信也瑜瑕不掩以備觀也創述相成以彰美也一
舉而三善具焉可以傳矣旨哉給諫公之爲記也
推本孔門學道之訓而益之以無倦夫無倦一語
最爲喫緊非必宦成而怠之謂也以勤勝倦無之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二

非是矣毋養尊優而倦于猥細毋尚摘發而倦于
顧復毋急簿書而倦于教化毋獵焜燿而倦于孳
循毋以闊略責之前人而倦于弦更毋以繁艱委
之後人而倦子肩負毋以傳舍視其官而倦于拮
据如此而筮仕如此而宦成則學道愛人乃爲純
心純政天下可幾而理矣牧易云乎哉子不佞敬
申給諫之言以與吾後先聯事者共勗之毋使後
之觀今者曰某勤某倦則是舉也不徒爲循故事
耳矣

重修城隍廟兩廊記

董舜貺

易州城隍廟自惠安陳公濂鼎新而後迄今五十年正殿猶屹然未圯廊廡則已頽焉就傾鄉耆趙君志遠入廟愾然蹙而曰人無以妥神神何以佑民也歸而謀諸子庠生元賓父子欣然鳩工庀材起舊宇而新之一時同志者亦各捐所有以相厥事肇工于本年正月落成于四月輪奐輝煌極一時之改觀焉工成徵記于予余思城隍廟號曰鑒察司明乎爲民而設也義與守令陰陽表裏咸欽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三

上帝之好生撫循天子之百姓俾勿顛官有廉貪維神正而一民間疾苦控之官而不得者籲于神而或得之乃易民至今日其可控籲何如也自己巳歲流寇西熾強敵內訌而已賦役之漸加民生之漸耗越丙子虜又陸梁蹂躪我土地虔劉我人民擄掠我金帛子女兼以兵馬旁午賦役埤遺驅蚩羸于驛遞魚然之慘走凍餓于窮邊培克之場有司以國家之多事撫字難周胥吏借公務之繁興侵漁靡饜富者貧貧者逃逃者死民之生機斷

絕十分中存四五耳胡天不弔纔踰一載虜又南
來虎視眈眈密邇茲土官長急城池之守露處風
餐士女切性命之憂東奔西騁此際此情所賴神
之默禦潛驅無偏處此實棘且鉅赫赫明神尚忍
吐之乎趙君喜陰行善每周人之急拯人之厄目
擊今日之易水盡是顛連之赤子汲汲焉舉是廟
而修之者誠欲祈福司民而冀大有造于易也視
世之造浮屠建玉虛崇淫祠漫無關於民者其有
功用自萬萬不侔矣予因爲之撫時而紀其事云崇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四

禎十二年三月

重修養濟院碑記

韓仲雍

近世郡國長吏最名爲治辦不隨俗偷窳者大略
其注厝在堂皇亭傳之間或以餘力稍及于校官
儲胥名祠勝蹟遂詡詡自謂能而人亦以良吏目
之至收恤無告之地誰過而問焉歲甲辰冬子不
佞以餉役西征所見水患初定各郡邑城郭墟村
市井阜如返五花臺下則心異 事不但人物熙
攘有如樂土而且孤貧鼓腹謂有安居先是養濟

院摧久諸無告者繫籍于官而僦舍于野露宿風處魂驚魄冷匪特饘粥往往令胥吏飽欲死也馬大夫來牧時下車問俗開門撫孤奠厥瑩獨創茲寧宇蓋程于屈指尤費于節腹不浹旬而工告竣爲門者一爲長楹南面者十爲東西楹耳之者各六土垣環蔽駢居無囂井塏錯置汲舂有恃於是廣收名額三十餘曹月廩之給發者倍矣今年夏淫澍爲三輔患更烈昔有興繕無不復隍惟此院以出大夫擘畫故獨翼然堅無飄搖憂諸台臬使

者聞而嘉之且以風示三輔余舅氏事大夫爲幕寮因屬予載筆記其事余乃作而歎曰於戲我國家之惠綏元元真與成周比隆哉周禮司徒之屬遺人掌鄉里門關之委積以恤艱阨以養老孤其制乃自不侮不虐之心蘊發而縷續之秦水旣湮收恤之術一何寥寥予觀往牒元和發廩緣飾儒藻普通置園借慈禪宗未有我英宗睿皇帝以歷跡險阻加意窮民特詔勅養濟院首帝京而達于郡國世世奉爲甲令者也浸假王政之所先而爲

郡國長吏之所後乃流譽治辦敢謂其然乎馬大夫世德名家根深華沃其于學恥一事不解而其于爲政恥一物之不遂是舉也鼎需雖纖足以雋永矣大夫諱朴字敦若同州人先守廣川有惠政督工者同知汾陽樊君在峰法得附書余舅氏吏目武功諱尚飭也

重修易州學宮碑記

本朝

呂守曾

唐虞三代之時學治已備而先師之立無定主所以崇奉先師之儀亦多缺略自漢唐以來奉孔子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六

爲不祧之尊二千年間建祠立宗加封崇祀蓋已極其隆矣我

皇上御極之初卽發帑金數十萬修東魯家廟增設儀制禮員煌煌乎禮明樂備超前古而師萬代又推聖人之孝思

賜五代王爵改建啓聖祠爲崇聖殿

詔天下郡縣學宮右享有加此誠孝治天下之旨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歡欣鼓舞以從事者固其宜也易州學舊在治南規制頗宏而歲久就圯者十之

五六不獨啓聖一宇也子奉檄改建崇聖祠相度舊址地湫隘不稱觀瞻因于學宮之東擇高敞之所建殿庭三楹門欄垣牆悉稱之又念廟廡之就敝者不可不加采斲顧其歷年既久斗拱墉壁多不堅固非悉力更爲之徒飾一時耳目懼無以傳示永遠肅聖人之宮牆而奉 朝廷之隆儀于是盡拔除其舊倣原制之數而更爲之大成殿五楹左右翼以六楹東西廡十楹廡南又各益三楹直南立中門五楹左右各翼以三楹其外泮池戟門

名宦鄉賢二祠各修葺如儀又改建忠義祠于學之東節孝祠于學外西偏計經始于壬子歲仲冬落成于癸丑歲孟秋與崇聖殿東西輝映煥然其改觀已予思建學明倫教天下敦本制行莫先于孝奉至聖爲師表而必推崇其祖考追王至于五代此非僅崇儒右文爲孔氏光寵而已蓋所以正人心厚風俗率天下以仁孝之思而動其觀感興起之情也夫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聖人以孝爲行

聖天子卽體聖人之孝以爲教樹式立則以爲萬世
法程此亦可知學校庠序之所由設者無他故矣
予沐浴于聖人之澤而得與職事于斯役亦有厚
幸焉因薰沐而爲之記

創建龍神廟碑記

呂守曾

龍神之靈昭昭也其得崇列祀典肇一方之明禋
而右享勿替者則以其興雲致雨能降膏澤于下
民而利益無窮也民之崇祀乎神俎豆馨香築宮
建宇以欽奉之者亦以其飲和食德潤澤豐美而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八

不能忘所自來姑以是享賽之儀報神功于萬一
也自子來牧易州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或偶愆期
士民望澤一禱祝輒應甘霖之沛皆符人意想所
期此豈俗吏所能感格默應良由神之供職于天
効靈于 聖世作福降康于億兆百姓使然耳州
人士食德思報將立廟以享賽夫神予重達其請
又懼民力不贍或借端滋擾神必弗饗因捐俸創
爲之擇治南隙土外爽塏而中幽邃可以妥侑神
靈爰經始其間歷兩月告竣中結堂宇享殿各三

楹南爲重門一楹周以繚垣數十丈極南立歌舞樓歲時士民報賽俱于此予因念神之司掌雨雲授職于上帝亦如司牧者之授職于朝廷也士大夫受天子命以綏厥人民其賢者除害興利以教以養蒼生戴若父母去則攀轅卧轍樹豐碑以表其思立祠宇祿位生祀之以致其祝禱蓋如龍神之廟比者無算也其或方命虐民吮脂膏以飽谿壑民就之如在烈日炎風中去之惟恐不速尚何崇奉之有至若因循退縮見事至輒挂剋碌碌在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五十九

位徒爲食粟積俸計于民間利病毫不介意此豈非神靈之罪人地方之贅疣乎予用是自勗且以見易民之醇良而好義不徒頌揚神功而已

重建眞武廟碑記

于嗣登

粵稽眞武廟建于州之北城取坎水之義厥址面陽背陰跨連雉堞且與城南之祖龍舊刹相雄峙激咽烟嵐招邀林壑巍然一勝概也歷代綿渺其創建之始州乘無載筆而殘碑斷簡茫無考証訪諸故老相傳明初升易縣爲州立廟建社或昉于

此亦未得其詳也按輿志易距京二百里屏以燕山之翠色帶以易水之洪波在古爲慷慨悲歌之地鍾靈孕異洵有由然而斯廟又據州城之巔挹全郡之秀神所憑依其在斯乎以故前代之民物殷阜科第昌奕不特庠序剋佩普被烜熾之休而節鉞旬宣屢擢鈞衡之重遐矣神功有赫蒙庇無疆也不期司牧程公誤堪輿之說于萬曆之季移置城東門外第見州城之北一望邱墟者六十年神威震懼之鄉忽作荒烟蔓草之感由是士鮮登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

庸之遇尸無素封之家識者多歸咎于陰陽失配也我

朝定鼎沈公至禮于己酉歲下車謁廟禮成詢民間疾苦而知是廟所以遷移之故遂毅然移于舊址仍歸北城之上覺州之風景漸欣欣有起色比歲豐登李君燕俊又以乙卯獲雋此其徵應非彰明較著者耶乃沈公未幾遷擢去靈宇雖啓而締構猶虛適值三韓鄭公思魯俯蒞是邦七年善政化行俗美百廢具興乃于暇日登城眺望見殿楹廊

廡規模僅存未底輪奐之美荆茅粗剪尚歉塗墍之功爰鳩工庀材蠲俸而倡率之一時紳衿士庶踴躍趨承共襄其盛俄而棖題炳煥神像莊嚴丹碧之光耀于日星始于丙辰之季夏落成于孟秋之月杪易人靡不徙倚太息謂非公之力不及此相率具其狀請予爲記鐫之貞砥以垂不朽余唯唯抑思之祠宇之建必其山川之秀與形勢之相稱也然山川形勢之所以勝者未始不由乎非常之人苟非其人則寰宇雄偉之區安在不作其荒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一

烟蔓草之感乎易爲畿輔重鎮而眞武廟又據易最勝處陰陽配偶有斷不可易者沈公移建于前鄭公繕葺于後兩賢濟美從此民俗雍熙人文振發未有艾也兩公之德其永禩維庥矣

司工神魯公祠碑記

塞爾登

從來地運之興隆實皆天造而大工之建立定由神持我

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開闢疆土一統寰區

聖聖相承不但九有之內百靈默助使百姓安居樂土

萬物永沐和風卽

陵寢重地一草一木一山一川亦莫不欣欣向榮逶迤
拱立至我

世宗憲皇帝紹登大寶聖而逾聖神而逾神普天之下
熙熙皞皞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至雍正六年
命怡賢親王週視畿輔之地遍歷山水之區閱二載於
雍正八年始定吉地于永寧焉斯地也就其形勝
而言永寧聳翠獨衛于直北之宮華蓋垂青並峙
於東南之寓九龍山朝拱于前百福川環流于左
易州志 藝文 卷十六 六十二

實綿千載之隆運起萬年之丕基也于是開山闢
土豎木興工凡所謂

寶城隧道金券明樓以及殿宇朝房井亭神庫巍峩高
峙映日光華至于華表連雲牌坊插漢松陰覆碧
橋洞垂虹雖係督工者極力効忠成一時之盛典
亦必默助者暗地扶持結萬載之昌期又若總理
之王大臣監造之郎官以及士庶數年于茲身沾
瑞氣共欣百物之康寧屢慶陞遷時沐

皇恩之下降何莫非司工之神相助于其間乎又若

豎立者有木行轉運者有石工開闢者有土夫成砌者有瓦作登高者有搭材經數萬人之多歷十餘年之久並未傷損一夫災及一匠又豈非司工之神默佑于冥中乎要之凡此神助實皆

皇恩之所致也今大工俱已告竣而司工之神焉可不立廟享之諸監督以及衆匠役擇日興工連棟三楹週迴粉壁雕梁彩柱朱戶銀堦不一月而廟貌維新矣于是磨石爲碣以昭永久督工者間記于予余欽承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三

聖天子之命在工總理亦安能辭爰歷序始終以誌建廟之由云乾隆五年庚申九月

修建二十里鋪石橋碑記

彭人瑛

道易州而東二十里有河河舊有橋西通紫荆關東達神京行人車馬絡繹不絕自元明建都燕京以來卽已有之廢而復修由來遠矣但地卑水急兼客水時發邇來又漸傾圯行人苦之夫修廢舉墜有司責也予自蒞任以來卽有志而未逮令歲二月本社旗民任應權李遇俸甘露等以時和年

豐人有餘力各捐貲倡衆修之誠善舉也計橋之闊僅丈有二尺尋常小車固可由之無阻若遇十六輪之大車未免望而却步宜於小而不宜於大是橋之用固有時而窮猶非盡善之道也再廣大尺則小大咸宜矣在城紳士鹽當諸商等聞之咸躍然曰山北社旣修一丈二尺矣應廣六尺以宜大車我等其助成之遂各慨助若干金以歸吏目張君經理之任應權等亦各分任其事迄孟夏月終而橋成矣石橋三孔闊丈有八尺東西土坡俱

砌石如制工旣竣衆咸丐子爲記且曰事有可爲則爲之固非以爲名也維是敘事紀年使後之重修者有所考証則似不可以無言也予曰敘事紀年俾後之人有所考証固也但世有席厚履豐之子窮奢極欲競爲無益之費雖千百金不吝一遇義所當爲足以裨益當時者反逡巡畏縮而不肯一爲援手者亦何可勝道如今日之好義樂善雖由于本心之誠非以爲名而其名又何可不記以垂久遠且爲後人勸也予故卽其始末年月記之

並列其捐助姓名於左云

重修明倫堂記

楊 芊

乾隆八年癸亥之夏易州之明倫堂重修告成稽
自順治十三年前刺史劉公重修之後迄今八十
餘載椽題就圯垣墉將傾李觀所謂終朝之雨流
潦不停既夕之天列星上羅也州之薦紳碩彥乃
謀起而修之就商於予予應之曰斯役也乃諸君
子仰體

聖天子作育之化而使小民日親干下也我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五

皇上仁聖天縱繼承大統欲使薄海內外莫不講習
於親義信序別之理曉然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道以發其天良措之行事而蚩蚩者流有
所觀感父語其子兄語其弟蒸蒸然亦共履乎爨
常之中而底于大化之成也是以明倫之堂與文
廟並設置翬飛鳥革期於常新苟廢焉弗治則游息
無所討論無地是儒士學人且無所藉以敬業無
所藉以攸敘又何論愚頑下賤其何所藉以動其
瞻視開其聞見俾之五品時遜而罔偷乎則所關

洵大也諸君子急于釀金鳩工使輪奐之 仍復
舊觀也其知所本務哉爰捐俸以佐其役于其成
也樂書之

北城眞武廟重修記

楊 芊

易州之城南北無門其上各有廟南爲火神廟北
則眞武廟詢之士人奉眞武者取坎水之義與離
火相配也北爲水眞武其坎耶眞武其坎水之神
耶載籍無可攷不深論于公嗣登記云眞武廟建
于北城明司牧程公惑堪輿之說移置城東門外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六

由是士鮮登庸之遇戶無素封之家者且六十年
迄我

朝沈公至禮仍歸之北城之上鄭公思魯復加塗飾
從此民俗雍熙人文振發審是則北城之上爲神
所憑依以大有功於我易也已顧惟

列祖御極今

上垂統所以愛養黎庶作育人材者超越往古是
以士爭濯磨歲不凶儉大田棫樸之詩歌徧海內
則豈有藉於神力之默相哉傳有之聖人在上百

靈効順則當

聖聖相承之時神力爲之默相俾倉箱積而學校盛亦其理也且仰窺

聖天子子惠元元之盛心惟期賢親樂利于億萬年之久雖歸功于神力之默相也可則易之民俗雍熙人文振發固可歸功于真武之力之所默相也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此沈鄭兩公移置重修之意歟予不敏敢不踵法前人捐俸再新之以企其默相 盛世雖奕禩之永遠而易水巍山之區土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七

多登庸之遇戶皆素封之家乎是予之願也是爲記

霍公劉夫人忠烈合傳

姚 洵 慕堂

霍公 諱 恩字天錫易州人由弘治壬戌進士初授

江南山陽令繼宰晉之安邑寬嚴明信所至有聲正德辛未用荐復補河南上蔡是時巨盜齊彥明乘逆瑾扇衆啓亂大肆屠戮豫郡縣烟硝相接吏多棄城走去公獨增陴濬隍申嚴禁約誓以死拒賊俄果一賊至責以牛酒犒勞公執之斬首以狗

賊怒遂悉衆圍城公禦之力竭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罄矣因大呼曰守城拒爾者我一人耳縱汝殺我勿殘害吾百姓遂被執賊迫脅摧挫百計誘降公則箕踞詈罵不絕于口雖殺戮滿前血肉淋漓公毫不變色聲容益厲賊計窮乃于次日遇害頸斷無血惟白氣一縷直衝雲霄數日後面色猶生夫人劉氏深州憲副諱俊女也當圍城時預與公決夫人登署之後臺遙而矚焉見其潰也遂下臺自經不死以巨簪刺心方氣絕事聞詔贈公光祿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八

少卿夫人封宜人建祠錫額春秋祀焉長子汝愚襲茂山衛指揮次子汝魯入監讀書妾李氏城潰時抱遺孤汝魯走匿民間因得不死後李亦守節克終惜本傳未載莫能詳其事實

慕堂生曰以臣死國以妻死夫夫人知之矣不幸猝遇其時往往委蛇莫決遂至終身瓦裂而不可救公何義勇兼備毅然任之獨能人之所難是其得於天者厚耶抑平日所講明而討論者不同耶聖賢道義生死交關理明義徹爛熟胸中故其浩

然之氣足以維持世教扶植綱常於不衰宜其刑于妻子從容就義而忠烈兩全矣嗚乎生不負所學死不辱其身遙遙往古如霍公者能有幾人哉

節婦田崔氏王氏傳

姚 洵

易州高陌社有節婦田崔氏偕媳王氏青年失偶白首完貞困苦相依手足胼胝歷今數十年如一日者田故農家流夫之棟力作傭工度日鮮有餘資崔以針指佐之因得不匱廿九歲夫死子虎幼崔則栢舟自矢立志不移虎長爲娶妻王氏亦同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六十九

里農家女也未幾虎卒王僅十九歲遺孤數月或因年少輒以改醮勸之王奮然引死自誓人無敢犯焉是時家益困僅種旗庄地數畝婦姑飲泣貧不聊生耕耘灌漑力作躬親溽暑薰蒸赤日當天人皆逃涼偃息樹下彼兩婦人者血汗淋漓左鋤右畚竭蹶隴上不聞怨聲夜則茅屋青燈機杼軋軋朔風峭寒十指凍裂率以爲常每年租入如期納稞惡衣粗食有無不形上慈下孝一室愉如崔因積勞所致歷十八歲遂爾喪明皤皤瞽目寸步

依人王更扶持調護先意承志奉養罔缺迄今崔
年七旬有八王亦年將五十子 甚謹慤仍傭工
過活人皆以爲秉兩節婦之教爭相重之今鄉人
臚其節行請於有司欲以上 聞予因感其事而
爲之立傳

書姚子雙節傳後

陳 英

嗚乎天地正氣亘古不息流行賦子曰在人間而
踐形惟肖勿忝所生者核而求之曾有幾人哉士
大夫植身儒林日談道義臨事委蛇始終而渝者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

往往不免也彼草野農氓愚夫愚婦習見習聞卑
論儕俗欲責之以大義難矣而此兩婦人者胡獨
卓然特立超出羣倫顧彰彰如是乎余嘗論從容
就義慷慨捐軀者爲難而毀容斃面守志終身者
爲尤難彼激烈奮發視死如歸一時意氣足以勝
之若酸風苦雨歲月悠長抑鬱孤懷舉目無告固
非堅忍操持捐棄一切者弗克也而况零丁孤苦
瑩瑩相弔殫力勞形艱難萬狀以保全名節謂非
鉄骨冰心也而何此余讀姚子所著傳於此兩人

者愀然太息而不禁再三致意焉易爲故燕地當
曰荆軻田光輩蹈義全交至死不顧豈至今高風
遺烈雖婦人女子猶丐其餘耶非也我國家涵濡
休養百有餘年草野從風靡不向化矧易近在輦
轂之下其所爲漸摩觀感者更深且速耶此當事
者所亟宜撫恤存問贍其不逮表彰厥事用以上
聞以爲一世勸焉

易水論記

黃履周

易水之來舊矣而畿輔郡縣所在多有蓋世遠人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一

湮圖史失據好事者因而附和焉余客居易兩歲
攷其誌乘稽厥輿圖徵諸學士父老之口亦多互
舉異說各相差謬而未可爲憑也嗟乎陵谷變遷
風煙寥廓百年之間漠然渺然况乎千載以上者
耶干戈戎馬夷夏區分城郭而邱墟川原以林麓
者不知其經歷幾何改革也夫以水性之無常橫
流冲決湮沒壅塞日易歲移浩浩大河尚不能禁
其舍北而南區區帶水安知其今日者是耶非耶
此不可膠柱其說也明甚史載周武王克商封召

公於燕赧王二年燕桓侯徙都於易至今州東南六七里相傳爲燕之故都頽垣廢址隱然尚存有河界乎其左右大抵所謂易水者近是其東有送荆徑或曰爲太子丹祖餞荆軻處雖未必果卽其地然易以水得名其都在是其水應亦不遠矣當日召公錫封於燕其地甚廣北平漁陽上谷諸郡地有千里幽冀之域半屬於燕今因易以求其水或不至大訛若以燕而求易水又無怪其所在之皆是也按寰宇記載易水有三州誌又云有南北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二

易重山疊嶂谷邃壑深春夏雨驟潺湲而瀉於草莽崖谷間者千支萬派孰非其流及夫秋冬水涸或斷或續率皆蕪沒若必指某爲易之源泉某爲易之支流恐陟岡隴窮極幽窅亦愴恍而難得其眞也或曰卽故安河或曰爲白澗水更引涑濡武范諸水以及愆水雹河而攬溷之紛紛聚訟亂人聽聞是名愈多而惑滋甚矣予意以爲皆可無庸深辨至謂易水出代郡歷廣昌指拒馬河以當之殆因蘇秦易水在長城以北之言乎不知長城有

三固謂燕之長城非秦之長城也通鑑釋義謂易水東逕霸州文安入滹補注云在安州或曰皆自其下流言之耳夫慕古情深睠懷往迹因古人之行事深後人之企思俯仰憑弔愛其名引爲一方之勝可也泥其說孰是孰非未免鑿矣吾不能起而問諸水濱

團瓢記

黃履周

涑易之間環山百里居民樸野猶多古風東茅隱土用以成屋峭然矗然若不聯屬望之如亭方言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三

謂之曰團瓢山塢水涘樹林交蔭朝霏夕靄若隱若現者如在畫中余初渡易水見其一二竊謂此固山中幽人逸士家有餘力者作爲游息之所心愛慕之而不能去及行至日終比比皆是又驚駭詫嘆而猜疑莫解旣客易久間嘗出遊而官廨餘舍亦多仿而爲之然後知向之所見者此耳其惑乃釋然大環山之民地寒土瘠習俗古樸不事侈華無所知其宋楠之施亦無所悉其枅櫨之用倚土作垣鑿壁爲牖上覆以茅下成其室基小氣藏

溫然和暖此山居之民利其簡易而自安其陋也
由是村墟城市以及官府第舍無不愛其規制樸
素而又取費不多遂至所在之皆是耳噫士大夫
上棟下宇居室間曠何求不得而獨愛此團瓢以
爭仿而構焉其以爲製近乎古尚存土堦茅茨意
乎抑居是廬將以軫念民生而不忘其疾苦乎余
皆不得而知也獨是古人有名其詩瓢者有名其
酒瓢者從未聞以室爲瓢在土人或亦義有所取
吾固未暇深究也因愛其名而爲之記

浙省鄉祠碑記

葉品

天下事惟其可久乃爲可傳前人樹立之業數傳後不能不聽運會爲轉移者此非時勢之適然而經遠之道未亟講也易州之有浙江會館肇于

國初威武將軍邵公諱應傑刺史朱公諱彬予協

力同心共襄厥事得郡城東隅隙地鳩工庀材創

立殿宇奉祀河海文武聖神吾鄉之宦者賈者居是土

者咸得以時展禮其間所以聯渙散之情薦桑梓之雅誠盛舉也且置祀田立義冢良法美意次第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五

畢舉規制固已云備矣繼此者刺史沈公諱範先

張公諱斗南相與續增其美擴而大之秩然煥然

更臻盛焉嗣是經理乏人日就陵替曩時諸公所經營而部署者久之且不可復識廟貌雖存而頽

垣壞壁草沒塵封不堪擊目鄉人繆子澄怒焉心傷因偕鄧子錕商略工費擘畫采斲竭蹶從事盡

復舊制而是時刺史趙公諱世功者雅意維持與

力尤多迄至于今雖奉行未盡失墜又已漸就廢弛鄉人李章諸子願醵金重修以次釐正然而盛

衰隆替迭出循環至此已不知幾經興廢矣太守
張公諱登高適覩諸人籌畫之維艱思所以昭示
久遠不至失墜者謂非勒石以記之不可時公纂
脩郡誌又許以其略載入俾與易之山川壇宇永
著國史嗟乎公之所籌及者其嘉惠于浙人豈淺
鮮哉計此區區一館荆建者前有邵朱二公繼修
者中歷沈張趙三公今張公又畫此不朽之謀俾
後人得有世代之可稽而興作之有憑而吾鄉之
至此如歸者疇則忘其所自乎夫告朔廢而餼羊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六

存孔子猶欲卽羊而求禮斯之鑄貞珉刊輿圖者
又寧僅若一羊之存也耶經遠之道固無有加于
此者矣并以先後捐施各姓名及若干公產什具
悉書于碑陰用備後人之覽觀

重建魁星樓記

張登高

我

國家治平百餘年教化日興

禮陶樂淑漸漬醞釀凡鑿齒雕題之區罔不蒸蒸日上
丕變况易水密邇京師

陵寢特建其文教之昌明自應甲於他郡乃近科以來
雖間有人而未見其盛或者得失之偶然歟氣運
之徐積歟抑士皆染於繁華而閉戶藏修者寥寥
歟說者謂城南有魁星樓歲久傾圮文光晦暗科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七

第何由余承乏茲郡三年於茲無日不以人文蔚
起爲屬望聞其言而疑信相半竊謂武邑絃端
由言子蜀郡教化實賴文翁豈盡風水之俛然但
堪輿家言大儒不廢且教出於鼓舞而後曲盡其
術學得所觀感而後不懈於心則茲樓之重建也
豈非余振作之意借以見端而多士揣摩之功由
之奮興者乎昔者昭王建黃金臺天下之士歸之
如郭隗樂毅劇辛輩炳耀史冊但其人處戰國之
世所學者不出縱橫遊說之習余所厚望於諸生

者理必濂洛關閩文必王唐瞿薛立品必玉潤金
堅制行必淵渟岳峙出則黼黻

皇猷奏名世之績處則儀型鄉里饒長者之風其樹立
表見行將駕郭樂輩而上之誰得云古今人不相
及也工始於丁卯夏落成於孟冬共用銀二百五
十兩有奇國學劉子駟捐銀一伯兩其不足者余
與貢士陳子遇貴捐給董是工者始終陳子一人
理應備書因援筆而爲之記

重修召公祠永綿祭祀記

張登高

夫崇德報功必立廟以安神置田以奉祀倘廟存而灌將無聞時久而隳廢不舉則崇報于何有州城西北隅有召公祠爲明初兵備副使張公惟恕所移建中立社學卽所謂棠陰書院者也高自甲于夏來守斯土下車後卽就展禮見殿庭剝落廊廡無存問所謂春秋將享者又闕而不脩心甚異之竊意公與周公伯仲夾輔成王凡功若德並見詩書紀載乃周公之廟祀世修而我公遺祠竟爾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七十九

荒略燕魯之欽聖人何大相遠耶維時亟思整飭而禋祀之尙未得何道之從今歲春暮疏通城西水道見青苗蔽濠芄芄郁郁訪諸父老始知外內護城之地爲旂民占種私收租息已歷年所因怵怵而動以爲爲公祠之所者其在是乎遂悉查其地與租數條稟 大方伯方 蒙卽移咨 本道陶 檄委定興大尹方鵬 會同勘覆除留外城根一丈五尺內城根盡小溝止外得占種地一頃六十六畝有奇歲可八租若干石祠中脩

葺祭祀歲時差足爲備復蒙呈明

制憲那 更飭每年記其出入于前後官接替時造入代冊永著爲則此仰見各憲敬禮往哲振世勵俗之意迥出尋常而高向日之素願亦藉以副矣嗚呼公祠之脩葺祭祀寧至今日而始宜講哉特事未逢其會有志固無如何一旦而自然之利供此不祧需用謂非造物之位置不期而湊合者乎今而後附郭等于藉田儲胥以理神倉丹楹刻桷有其資酒醴餼牽無虧乏茲日之規畫 足

易州志

卷十六

藝文

八十

補從前之闕矣抑念物難慎始尤蘄圖終使不以地之區段租之數目佃之姓氏分別鑿石常備稽考則舉行一有未盡卽不免致湮沒之虞高惟深望于同事經理維勤度支以節官無染指吏不乾沒漸而殿宇聿新漸而廊廡修飾俾廟貌垂于千古几筵佈于四時則制度雖不得與宗國媲美而馨香亦可仿魯邦而永矣我人于公崇德報功之意其庶幾少盡也夫旣以地畝租石註冊復列于石之左并述數言以期不朽云

